

春寒料峭，我騎著機車迎風前行，唯恐遲了時間，車速不敢放慢，微雨中，身子禁不住打起哆嗦。好不容易來到目的地，揷了對講機，那頭傳來親切的聲響：「上來吧。」電梯很快引我來到受訪者家門口，但見門兩旁貼著一副春聯，不同於攤位上買來的印刷春聯，上頭著著實實是研墨手寫的字跡。心想：「主人必是書法愛好者。」進得門內，張錦華老師迎向前來，臉上滿是笑意。室內的布置簡單雅致，牆上掛了幾幅丹墨，張老師謙稱：「我的書法功力還不到家，只能寫寫春聯，那些作品多是書法老師賜墨。」張老師早已煮好一壺桂圓茶，她體貼地為我添上一杯，溫熱的茶水，霎時驅走不少寒意。

在一般高中女生仍沈迷於休閒小說時，張錦華已接觸佛書，她說：「我高中時開始看結緣書，對於書上所描述的美好境地，心嚮往之。我以佛教徒自居，並引以為傲。」約七年前，當時已擔任國中教師的她，與學校佛學社成員一同參訪西蓮淨苑，帶領參觀的執事師父向大家介紹院裡的師父，說道：「師父很慈悲。」聽了這話，張錦華的眼淚開始不由自主地落下，見到師父時，淚水稍歇，告別師父後，淚水又不斷湧出，直至離開淨苑方止。執事師父稱她頗有慧根，張錦華也認為自己與西蓮淨苑有緣，遂皈依。

第一次為基金會進行勸募的經驗，張錦華記憶猶新。她說：「當慧兆法師請我幫忙時，自己正好身受病痛之苦，想到勸募可以幫助別人，我發願將此事做好。」那時正當她憂鬱症發病、心情處於低潮的時期，有一天，幾位關心她的好同事，拉她出門聚會散心。聚會中，原本一直沈默不語的她，逮到一個空檔，將事先準備好、關於基金會的資料取出來讓大家傳閱，同事們閱畢，都很「配合」地「慷慨」解囊，收完錢，張錦華就起身告辭了。說到這裡，她忍不住哈哈大笑：「不知道他們那時是什麼感覺？」

張錦華說：「剛開始我把自己當做業務員來從事這項勸募工作，總希望能夠募到很多錢，但很快就遭遇挫折。」她隔壁的同事是會首，每個月同事們自動前來繳交會錢，一萬、兩萬地「給」；而她呢，通常是追著別人，一百、兩百地「收」。於是，有那麼一陣子，她心理總是不太平衡。後來，她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：「捐款助人如植一畝福田，別人甘心願意，我很歡迎，也很感謝；如果別人因緣未到，也不必強求。」現在，募款工作於她，是「歡喜地做，做得歡喜」。

相對於有些患者的躲躲閃閃、顧慮多多，對於憂鬱症，張錦華選擇坦然面對。她認為既然有病就該去就醫，既然長期服藥能控制病情，就不妨服藥。能夠如此看待自身的病痛，她認為除了因為曾受過護理訓練之外，也因接觸佛學，使自己比一般人更能「放下」。

放眼未來，她希望自己能「多念佛、消業障」，而學習慈悲與智慧，則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。

張錦華形容自己就如一塊石頭：不多修飾、不善變通、腦筋死板。怎麼聽來全是負面的評價？有沒有想過要改呢？她說：「怎麼改？這是天性，而且改了會比較好嗎？」所言甚是，質樸無華，益顯其真誠無偽、情真意摯之可貴。

訪談結束，我走出戶外，這才發現雨已停歇，天光漸開。回程的路上，寒風刮在身上，似乎也不再那麼砭肌刺骨了。